

辛亥武昌軍政府首任外交部長：

我的外祖父胡瑛

杜

一

謀炸鐵良被捕入獄

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，我的外祖父胡瑛公爲首義元勳之一，今逢雙十國慶七十週年，因撰文以爲紀念。先外祖父胡公諱瑛字經武，派名祖懋，爲便於從事革命工作，曾用名宗琬、海奔、精一等別號。生於清光緒十年甲申（民前二十八年）

三月初二日。外曾祖父寅午公祖籍浙江會稽，宦遊至四川茂州生外祖父。寅午公在任內棄養，舉家南返，道出湘沅，遂落籍湖南桃源。外祖父昆仲四人，大二伯外祖父早年仙逝。僅三伯外祖父讓齋公奉養外曾祖母雷太夫人於桃源。而外祖父經武公則負笈革命，奔走四方，席不暇暖。

外祖父少負令望，才智恢宏，年十六負笈長沙經區學校得識黃克強、張溥泉兩先生，咸感遜清積弱，國是日非，毅然以國家興亡爲己任，自是深植革命思想，相期爲革命獻身。外祖父因謀炸鐵良案被捕入獄，羈獄六年，至辛亥革命始出獄。在此六年中，外曾祖母思子心切，每值年節家人團聚，輒詢三伯外祖父，外祖父何日始學成歸國。讓齋公常設辭以對，強顏承歡。辛亥革命

成功，外祖父迎養雷太夫人於漢口，讓齋公閣府同住一堂。民元秋外祖父結婚，添人進口，母慈子孝，媳賢，天倫樂事，蔚爲家慶。外曾祖母雷太夫人篤信佛教，享年七十三歲，無疾而終，福壽全歸。綜其一生仁慈寬厚，濟老恤貧，親友子孫永念弗忘。

奔走鄂湘日本之間

外祖父肄業於長沙經區學校時，因密謀革命，大吏將逮捕，克強先生介避於武昌吳祿貞先生處，即與宋教仁（遯初）、覃振（理鳴）、張難先諸先生籌組革命機關——科學補習所，以與黃克強、劉揆一諸先生在湘所組之華興會互相呼應。旋以華興會事洩，清吏懸賞購緝。外祖父乃東走日本，留學於東京。目擊外侮日亟，清政不綱，而致力革命益烈。當時日本政府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，諸生大譁，外祖父憤甚，盪赴各校演講，主張全體留日學生返國，自辦學校。諸生一致擁戴，推爲會長。旋即偕同姚宏業、田桐、秋瑾等革命前輩回國籌辦中國公學。乙巳夏，國父中山先生自歐抵日，外祖父又赴日，會合各方同

志組織同盟會。他對於同盟會之革命方略多所策劃，識論敏辯，動中覈要，極爲國父及革命諸前輩所倚重。

仗劍十年橫刀一笑

丙午瀏澧之役，外祖父奉國父命回國主持，以爲號召。不意行抵漢皋而萍澧之義師已爲清軍所敗，遂潛居武昌與劉復基、張難先、詹大悲、劉靜庵諸同志秘密進行革命工作。旋以謀炸鐵良案被逮捕。同時下獄者：張難先、吳貢三、劉靜庵、李亞東、朱子龍、殷子衡、梁鍾漢、季雨霖等九位。羈押武昌巡警道署，守兵衆多，門禁森嚴。提訊時外祖父曾受酷刑嚴鞠，以聲名遠播，故遭清廷特別注意也。當年十二月廿六日他觀察各種迹象，恐遭不測，乃草一絕命詩託獄吏持示張難先先生曰：「崑崙紫氣鬱蒼蒼，種禍無端競白黃，仗劍十年悲祖國，橫刀一笑即仙鄉。河山寂寂人何在，未黍離離恨未央，我自乘風歸去早，衆生前路苦茫茫。」當時在日之宋教仁先生聞外祖父被捕消息，頗爲震驚，即與國父相商苦無救援良策。旋匡雲官、白楚生諸先生與湘鄂

諸革命前輩均認為如以湘鄂二省同鄉會名義上電鄂督張之洞聲援，或可有救，乃由白先生發出電報。國內復因彭養光、李廉方、吳祿貞、程家樞、劉伯剛諸先生奔走呼籲，獲清肅親王電張督，乃改判永遠監禁，時在民前五年五月。

獄中劃策武昌主謀

外祖父身雖繫獄，心存革命，乃以縝密思考，說服辭令，對獄吏囚犯曉以革命大義，均樂受差遣。故在獄中會客談話，俱極自由。黨人多往探候，密商黨務。經與蔣翊武、劉復基諸先生於庚戌、辛亥兩年先後成立「文學社」與「共進會」，策劃指導在外千餘同志秘密行動，進行革命。此千餘革命同志皆係辛亥革命之中堅分子。

辛亥春同盟會香港統籌部派譚人鳳先生來鄂考察，對文學社頗有不满。外祖父屏退左右告譚人鳳說：「子無誤，湖北黨人，自成風氣，類皆埋頭苦幹，不以外觀相誇耀者也。」譚始默契，對「共進會」、「文學社」兩團體不加軒輊。兩派緊密聯合，聲勢壯大，蔚為辛亥革命成功之重要組織。

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光復，張鵬程、李濟臣諸先生帶隊至府監迎外祖父出獄。時都督黎元洪處此巨變，尚猶豫不決，外祖父深以為憂，乃約詹大悲先生往漢口組織軍政分府，黎乃就軍政府都督，人心始定。軍政府以外交為首要，外祖父被推首任外交部長，與各國駐漢口領事館積極交涉，昭示我為民主革命軍政府，乃被承認為交戰團體，各國嚴守中立，革命告成，外祖父促使中

華民國武昌革命政府儘速成立，並爭取國際上之承認，厥功甚偉。

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外祖父奉派為都督代表赴滬開會。復被推為南北議和之革命政府代表，適山東情況緊急，孫大總統又任他為山東都督，民元二月派兵艦護送，就職於煙台行署，局勢始獲安定。嗣因袁氏當國辭職。

被袁劫持強迫簽名

民國二年討袁失敗，袁氏氣絀日張，革命黨人先後避往東瀛，外祖父亦東渡。民國三年四月他邀約覃振、熊克武、李根源、章士釗諸先生等廿餘人會商於張詠農先生宅，共謀反袁對策。適值歐戰發生。乃假研究歐事為名，成立「歐事研究會」於東京。並出版甲寅雜誌，以資掩護。此後時有會商，展開討袁工作。

同年八月間外祖父頻獲梁啟超、熊希齡、范源廉諸先生由北京來信，敦勸歸國，共商國是。外祖父乃提出歐事研究會與各同志研商，僉以久居異邦與內地同志隔絕，殊難收政治運用及聯絡討袁之效。況蔣作賓、蔡鍔、趙恆惕諸先生尚滯留北京，倘外祖父能應邀返國，冒險進入虎穴，表面與研究系諸人攜手，暗中則聯盟各省軍事，庶可達成反袁之目的。乃復密商黃克強先生，詢以可否返國，認為「可」。乃於民四自日返國入京，藉示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」之犧牲精神。不料袁氏稱帝陰謀日亟，適楊度正組織「籌安會」，甫抵北京，即遭袁氏之爪牙軍警督察處長雷震春百端監視，無由脫身（按：蔡鍔先

生如無小鳳仙之協助，亦難脫險。）卒被劫持簽名於籌安會。雖拒作任何政治活動，然仍竟鑄成外祖父「莫須有」之沉冤，抱憾以終，令人扼腕。

聯絡各方戮力北伐

外祖父自被脅受污，因克強先生之早逝及歐事研究會同志返國後自顧不暇，未遑還他政治清白之運動。惟埋首繼續從事革命實際工作，不與人事。護法、靖國諸役均參加軍事。

民國八年曾代表湘西各軍赴廣州商討南北議和事宜。民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抵武漢時，曾密謁蔣總司令，陳述北方軍事方策，蔣總司令深聽其議，並請其北上與馮玉祥、閻錫山兩先生密商進行，國民政府北伐統一，外祖父與有力焉。

外祖父於民國二十一年秋病故首都，令人不勝悲悼。享年四十九歲。一代英豪遂爾賡志長逝。

歿後國民黨元老覃理鳴、張溥泉、居覺生、趙芷青諸公聯名呈請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，呈文內陳述「胡瑛對黨國之貢獻與討袁之役失敗東渡日本，於東京邀集同志成立歐事研究會，辦理甲寅雜誌，時有聚會商討反袁對策。因同人之主張回國。不料返國入京即遭百端監視不得脫，致被劫持簽名於籌安，遂成經武公終身不白之冤」各節。後奉厚頒卹，惟「被劫持簽名於籌安。」未交修正。公道永存人寰，是非終有公論。至祈治黨國史諸公惠將外祖父被迫簽名於籌安會之真正史實，再事審慎研究，還其本來面目，則感盛德者非僅其後人已也。